



# 我们的母亲一百岁啦

岳秀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仍然童颜的母亲  
美丽的母亲  
成长的母亲  
奋进的母亲  
100岁的母亲

永远有梦的母亲  
长翅膀的母亲  
描画宏图的母亲  
风驰电掣的母亲  
100岁的母亲

有中国心的母亲  
说汉语的母亲  
生长乡愁的母亲  
做复兴梦的母亲  
100岁的母亲

党呀,我们的母亲,100岁啦  
让祖国一年变一个模样的母亲  
让祖国一年上一个台阶的母亲  
让祖国未来不是梦的母亲

# 党旗最美丽的红

岳秀红

在神州大地  
我经常看见  
许多美丽的颜色  
海水的蓝  
云朵的白  
稻谷的黄  
草木的绿

在祖国,我还看见  
最壮阔的红  
最震撼的红  
最鲜艳的红  
最燃烧的红  
最明丽的红

这是党旗  
最美丽的红  
让每一位党员的心  
瞬时生出  
熊熊希望之火的红  
炽热爱党爱国情感的红

# 父爱如师

傅全章

父亲教诲如雨露,点点滴滴润心头。

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每每思及父亲,忆得最多的还是他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教诲。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他读过好些年的书,读到高小毕业。一个高小生,在今天当然不算什么,但在解放前和刚解放后不久,在农村都算是少有的文化人。

我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读书的。读书之前和之后,父亲都时时刻刻对我进行教诲。

父亲说,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拿,更不能偷,从小就要养成好的习惯。有时我捡到邻居家的东西,父亲都会让母亲带着我给邻居家送去。

有一次,学校卖学生种的蔬菜,我用当天父亲给我买零食的钱买了一根一斤重的大黄瓜,我很高兴地拿回家,心里期盼着父母夸赞自己,可父亲却一直盘问我黄瓜是哪来的,他怕我是偷摘别人的。直到问了同院居住又同在学校读书比我大的李星树,知道我真是买的才作罢。

父亲跟我讲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并且要我向廉颇学习,不要做错了事,大人打自己时光是晓得跑,要自己拿黄荆条子给大人让他们打。

小时候,总是盼望自己的生日到来,因为可以吃到母亲煮的两个荷包蛋。可是父亲说:“不要只想着吃蛋了,要想到这是你母亲的‘母难之期’,儿奔生,娘奔死。你应该把蛋拈一个给你母亲吃!”

父亲说,任何时候都要想到长辈的。你在地里哪怕只捡到一个花生有两颗花生米,你都要拿一颗给老的吃。有啥吃的,先要想这个东西老的吃过没有?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给了我一个花红(近似青苹果的一种水果,但没苹果大,也没苹果脆甜。)我刚准备咬,忽然想到父亲的这一教诲,立即将花红放进衣袋里,放学回家后给了母亲。

每到秋季收割稻谷时,我们小孩都要捉各种蚱蜢,如千担公、花鸡公、鬼头子、老虎头、蛾花等。蛾花是上品,每捉到一只蛾花,心里会特别激动。捉得少时用柴草火灰烘烤,捉得多时在锅里煎炒。我总是会把油浸浸的、最嫩最香的蛾花挑捡出来,用筷子夹送到父母嘴里,尽管我自己很想吃。

父亲说,借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记住还,而且要多还,比如借米,借时是平平的一升,还时要垒尖;别人借了自己的,不要去催问。

父亲说,世上的人做什么的都有,有当官的,有发财的,有推车抬轿的,不管人家是做啥的,我们都要一样对待。不要见到有钱人就像狗一样讨赏买乖、低声下气,见到下苦力的人就斜起眼睛看人,那样的人会被人瞧不起。

在我读小学二三年级时,父亲写了四句话给我:“读书不用心,将来不成人;等你长大了,看你又何成?”父亲的这几句,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没忘过,也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学习。

父亲让我从小就要有志向。那已经是读高小的时候了,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题:《记有意义的一件事》。作文里,我写了一个星期天和同伴玩得如何开心。父亲在查看我的作业本时看到了这篇作文,当即指出:“要有啥子意义?要像开飞机呀这样的事才能算有意义。”

如今,我和子孙后代都住进了城里,小孩的生活、学习条件都比在农村时候好,我们理当把下一辈教育得更好。我总是对后辈人说,教育子女一定要趁早;也不要只重视学习成绩,首先要教育他们怎么做人。学习不好是次品,身体不好是废品,思想不好是危险品。只要孩子有健康的身体、有正确的价值观、有对社会、对家庭作贡献的一技之长,你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成功的。

# 一只爱听我吹口琴的猫

王斌

楼下接连开了几家烧烤店以后,家里就有了老鼠。于是,母亲便回到小镇,从亲戚那里捉回来一只黑猫,用来对付可恶的老鼠。

第一次喂黑猫,我把剁碎的卤鸭肝倒进它的碗里,黑猫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喵”的叫了一声,转身就跑开了。我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慢慢等待,果不其然,才过了一会,黑猫就已抵挡不住卤鸭肝浓浓香味的诱惑,又悄悄地从门外溜了进来。它先绕着装有卤鸭肝的碗转了一圈,见我还在埋头专心看书,突然闪电般地从碗里叼起一口卤鸭肝,飞一般地跑出门外去了。

一回生,二回熟,我再次给黑猫喂卤鸭肝时,它不再畏惧地躲开,只是和我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要我稍微向它靠近一点,它灵巧的身子便像是上了弹簧,只一下,便远远地跳开了,然后,再回过头来,冲着我“喵喵”的叫两声,似在对我喂它卤鸭肝说“谢谢”,又好像在对我抱有警惕之心示以歉意。

一天,下班回到家里后,我从书柜里抽出口琴,想吹几支歌来轻松一下。“1、2、3、4、5、6……”口琴久已没有吹过,我刚刚试了试音,一个黑影就

“嗖”地从我身边窜了进来,大概是正在屋角吃卤鸭肝的黑猫被我屋里的口琴音吸引,也想跑进来听听。没有想到,黑猫竟然也爱听我吹口琴。《蜗牛与黄鹂鸟》《小毛驴》《数鸭子》《外婆的澎湖湾》……那天,我接连吹了5、6支欢快而轻松的儿歌,而黑猫则一直安静地依偎在我脚旁,支楞着它的黑尾巴,用它光滑的皮毛不断地蹭着我的裤角,一副很陶醉的样子。我尝试着伸手去摸摸黑猫,黑猫不躲不闪,反而歪过头,伸出舌来,温柔地舔了我的手一下。我一下就全都明白了:此时的黑猫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隔阂,而这又全都缘于口琴的神奇魅力。

后来,每当我下班回到家里想吹口琴的时候,见我打开书柜抽出口琴,黑猫无论在家里的哪个角落,都会马上跑过来,依偎在我脚旁,静静地听我吹上一会儿口琴。有时候我正吹着吹着,“喵”,黑猫突然叫了一声,好像在说,吹得好,引得我不由得开怀大笑起来。而每次我吹完口琴后,见我把擦干的口琴重新放回书柜,黑猫也就跑开了。

有一次,我陷进了一件很棘手的麻烦事,整个人被弄得

筋疲力尽,灰头土脸不说,精神状态也跟着落千丈。回到家里后,坐上沙发就不想再起来。而黑猫却一如往昔,见我下班回家后就凑上来,依偎在我的脚旁,用它黑缎子似的光滑皮毛在我裤脚蹭来蹭去。我知道,黑猫是又想听我吹口琴了,但我哪有心思,每次,我都是用脚尖把黑猫从我身边轻轻拨开。

直到那天,我牵拉着脑袋回到家里,见我靠在书柜上休息,黑猫误以为我又要吹口琴了,“喵喵、喵喵”,它接连叫了两声,兴奋地竖起它的尾巴,整个身子就已温顺地依偎到了我的脚旁。也许受到了黑猫的感染,我再次从书柜里抽出了久违多日的口琴。《最炫民族风》《天路》《难忘今宵》《牧羊曲》《美丽的祖国》……手掌轻拍着琴身,脚尖在地面点击着节拍,当一首接一首喜爱的歌曲再次回响在耳畔时,不知不觉,那个一直压在我心里的大包袱也一点点地减轻了。低头再看黑猫时,它像往日里一样,正支楞着它的黑尾巴,在我裤脚蹭着它光滑的皮毛,一副快乐幸福的样子。

与爱听我吹口琴的黑猫一起吹口琴,人生又添一乐,真好。